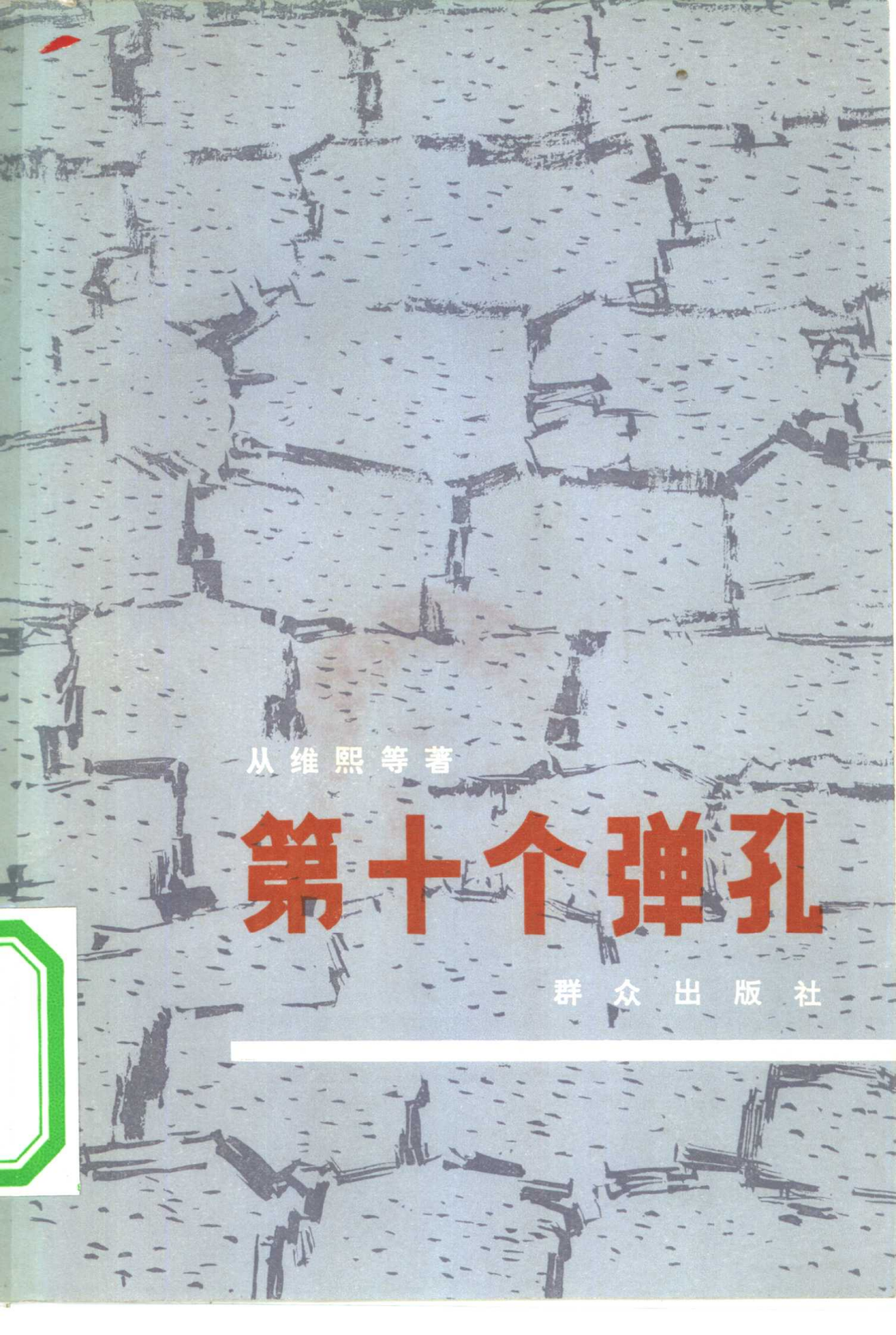




从维熙等著

第十个弹孔

群众出版社

第十个弹孔

从维熙等著

群众出版社

一九七九年·北京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汇编了近两年来与公安工作有关的六篇中、短篇小说。《第十个弹孔》颂扬了维护法制、不循私情的老公安局长鲁泓；《神圣的使命》歌颂了为平反冤案、坚持真理而献出生命的老公安人员王公伯；《两任所长》赞扬了坚持原则、刚直不阿的派出所所长李东；《国际悲歌》、《黑、红、白》、《旅途上的故事》塑造了革命老干部在反革命的暴力下，大义凛然、坚贞不屈的光辉形象。这些作品从不同侧面揭露了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破坏法制、迫害老干部、摧残青年一代的罪行。

第 十 个 弹 孔

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京 安 印 刷 厂 印 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5.52印张 111千字

1979年10月第1版 1979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00001—52000册 定价：0.36元

目 录

第十个弹孔·····	从维熙 (1)
两任所长·····	郁 菱 (66)
旅途上的故事·····	吕继刚 (77)
黑、红、白·····	彭荆风 (89)
国际悲歌·····	俞 林 (98)
神圣的使命·····	王亚平 (129)

第十个弹孔

从维熙

高雅琴已经是第三次用手推开丈夫卧室的门了。

她，推门的那只手在微微颤抖，另只手拿着一张薄薄的打字纸，也发出窸窣窸窣的响声……她很紧张，清瘦的面颊上和发鬓眉尖里，渗出一层小米粒似的汗珠。她的丈夫——鲁泓，丝毫没有注意到站在卧室门口的妻子，两只在劳改队磨出老茧的手掌，抚着窗台，全神贯注地凝视着窗外那棵蓬蓬松松的老枫树。

这是一棵年轮超过了一百圈的枫树。粗壮的躯干上留满了虫叮蚁咬、风雪冰雹袭击的疤痕，但依然显得挺拔而苍劲。在这十月的早晨，披一身霞光，坠满树霜露，风吹过来，象摇动簇簇火把，滚落着满树珍珠。鲁泓对着老枫树沉思了好一会儿，坐到写字台前那把藤椅上，从笔筒里抽出那支六B铅笔，开始批阅带有“公安”字样的卷宗文件，他左手习惯地伸向桌子一角——那儿盘子里堆着廉价的糖果，公安局长从复职第一天，就用糖果开始戒烟了。

• 1 •

“该怎么办呢？”高雅琴呆呆地站在门口，本能地把手放在胸口，好象这样可以平息自己的狂烈心跳一样。她想，如果把这张薄薄的打字纸递给他，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？别看他外形象那棵老枫树那么结实、粗壮，近十年的冤狱折磨，冠心病已恶性发展到了后期。打个比喻，就象墙壁上这座挂钟，紫檀木的外壳虽然油黑锃亮，可是心脏里的发条，已经有了故障。她是多么怕丈夫经不起这感情上的“地震”，生命之钟突然停摆啊！

高雅琴在门口前思后想，拿不定主意，是否应该把这张薄纸交给鲁泓。因为这不是一张普通的白纸，是市局技术科侦缉炸毁汾龙河铁桥犯罪分子的指纹检验报告。

原来，一九七六年春，在“四人帮”煽动全面停产的日子里，几个犯罪分子，秉承“四人帮”的旨意，炸毁了汾龙山煤矿直通钢铁厂的铁路桥梁，断绝了煤炭供应，迫使三座高炉停产。当时桥头有一名扳道岔的老铁路工人，也随着天崩地裂的炸药轰鸣化为乌有。鲁泓从狱中出来，重新走上公安局长的领导岗位之后，对这个遗留下的重大案件，进行了严肃的追查。他命令技术科从炸桥时残留下的几张包装炸药的蜡纸上，寻觅参与这一案件的直接罪犯。不料检验的结果写明，他的儿子——鲁小帆，也是炸桥的罪犯之一。鲁泓将要亲手审理他阔别了十一年的儿子！历史，给他们提出了一个多么严峻的课题，要他们交出一张共产党员的答卷！

高雅琴拢了一下飘落在耳边的散发，迈着零乱的步子向写字台走去，感到两腿象坠着铅块一样沉重。她体质瘦弱，和鲁泓一起出狱之后，局党委给她一个重要任务，就是照顾好鲁泓的身体。按照局党委书记的说法：鲁泓这样的中层领

导干部，是党的宝贵财富，料理好他的工作和生活，是一件严肃的革命工作。高雅琴对党委指示，一丝不苟地执行，她用中国妇女所特有的美德和韧性，协助丈夫搞好工作。可是眼前卷到他家庭里来的这场风暴，使她头晕目眩，脑子嗡嗡乱响，理智失去了平衡。真不知道该怎么向鲁泓报告这个怕人的消息……

她过去是学医的，也许是职业上的本能，当她走到鲁泓背后的时候，先把手伸进丈夫的衣兜，看他是不是装着冠心病的急救药——硝酸甘油片。可是这时鲁泓隔着口袋布，抓住了她的手，同时回过头来。

“是你？”鲁泓用劲捏了一下被他抓住的那只手，微微笑着说，“我的职业可是专门对付各种执手的，无论政治的，经济的，国内还是国外的！雅琴，你这个当医生的，什么时候学会了这个本事？嗯？”

鲁泓是个性格十分爽朗的人，为抓住这个不高明的“小偷”而感到开心，他大笑着，身子下的藤椅发出吱吱的声响。高雅琴很怕自己露出痕迹，迅速躲开鲁泓的眼睛，目光投向墙角。偏偏在墙角的书橱上，放着一张全家合影，那是新中国诞生不久，高雅琴刚从医学院毕业，和鲁泓结婚后第一次当妈妈的照片。她怀里的鲁小帆是个光屁股蛋的婴儿，胖得象个肉滚儿；她、鲁泓和老奶奶，都在朝这个宝贝疙瘩启唇微笑。看见这张照片，高雅琴立刻两眼浮满泪水，她怕鲁泓看见她内心的波澜，向书橱方向迈了两步，让那无声的热泪，流进她的嘴角，咽进她的肚里，然后想走出屋子静一下自己的心。

“雅琴！你怎么了？”

妻子细微的变化，没能逃脱鲁泓的眼睛。他从藤椅上站起身来，走近她的身边。

高雅琴摇摇头，表示没有什么，同时迅速地用手绢擦掉脸上的泪痕。她恨自己为什么轻弹眼泪？！在刚刚流逝过去的那个特殊的年月，她这个瘦小纤细的女人，看上去好象弱不禁风，但是她每根瘦骨，都象钢筋水泥支柱一样坚固，支撑着倾覆而来的高压，分担着鲁泓身上的痛苦。游斗“黑帮”“走资派”时，她脖子上还挂着医生的听诊器，就被押上卡车，陪鲁泓挨斗。那些自封为铁杆“造反派”的家伙，揪着她的头发，把她的头往卡车车帮上撞，前额肿起血包，她不吭一声。林彪、“四人帮”妄图对老干部赶尽杀绝时，她这个解放后走出大学校门的学生，尽管不够“吃过糠，扛过枪，负过伤，渡过江”的“走资派”的标准，也因一件冤案，和鲁泓一齐被投进监狱。在祖国历史上的漫漫黑夜，她坚韧地走了过来，没有退缩过一步。可是今天，她思想上筑起的理智堤坝，似乎被儿子冲开了一个缺口。也许世界上的母亲，为儿子常常是不吝惜泪水的，何况鲁小帆是他们唯一的、阔别了十多年没有见过面的儿子呢？！

鲁泓眯缝起他那双闪亮的眼睛，目光在高雅琴脸上停留了几秒钟，他象分析一个案件程序那样，对妻子的反常表现，进行着严密的推理：还用问吗？她一定是想起正在汾龙山煤矿反省的鲁小帆来了。他安慰着高雅琴说：“心放宽点！雅琴！根据专案组长刘如柏报上来的材料看，小帆属于可以争取的教育对象——”

高雅琴打断鲁泓的话，紧张不安地问：“要是……他不仅仅是思想中毒，还参与了炸桥……那……”

鲁泓认为妻子想儿子想昏了头，便有意解除紧张气氛，微笑着向前一伸手，做了个擒拿的姿势，半开玩笑地说：

“逮捕！这没有含糊！”

高雅琴的脸变得苍白了，她最担心的字眼，终于从鲁泓的嘴里吐了出来。他是在开玩笑吗？不！高雅琴深深了解她的丈夫，一个干警帽上戴着国徽的老共产党员，法律是他的血液和神经。她曾多次听鲁泓说过：“‘四人帮’把法律当成面团，揉来揉去，可以一拉一条线，一拍一个饼，一揉一个团……要扫除这群瘟神在空气中散播的细菌，恢复法律的本来面目，公安战线需要千百个包公！”难道能够希望这样的老公安局长，对儿子宽容一分吗？高雅琴痛苦地垂下了头。

也许是由于高雅琴的提醒，鲁泓记起技术科该把指纹检验的结果送来了。鲁泓给他们规定上午九点交来材料，眼下墙上那座紫檀木的挂钟，已经叮叮咣咣敲过十点，还不见技术科送来的材料，他有点冒火了，伸手抓过那台直通市局的专线电话，准备和市局对话。

“老鲁——”高雅琴喊了一声，按住了丈夫的手。

“你这是怎么了？”鲁泓惊异地望着妻子。

“不，不，不要打电话了！”高雅琴请求着。

“为什么？”鲁泓轻轻推开妻子那只手，“对这样重大的遗留案件，我们拖拖拉拉，怎么回答党对我们的希望！嗯？”

高雅琴抿了抿嘴角，鼓足勇气，从口袋里掏出那张指纹报告，往桌子上一放，便双手捂住脸，低声呜咽起来。鲁泓拿起报告，他目光掠过几个生疏的名字，看到排列在最后的鲁小帆三个字，他，一切都明白了。鲁泓合上双眼，想静一下突如其来的紊乱思绪，驱散一下头脑中的滚滚雷鸣。他象

不相信这是真的一样，睁开眼睑，把那张打字纸拿得离眼睛近一些，对着浅蓝色的字体，一字一字地读下来。他确信了，炸桥的直接罪犯中，有他的儿子。鲁泓手中的打字纸飘落地上……

面临的一个严肃问题是：法律将要惩处他在监狱中一直思念着的儿子，这对鲁泓是个致命的打击。他感到心角一阵疼痛，疼得额头淌下汗珠，便用拳头紧紧顶着心口，吞进嘴里两片硝酸甘油。高雅琴看他脸色焦黄，扶他坐在藤椅上。鲁泓霍地站起来，机械地拿起电话听筒，要对局里下什么命令，但对面没有人声，只有电波嗡嗡的回响。他这时才发现，由于心绪不宁，竟把那台挂着圆盘的对外电话，当成专线电话了。

鲁泓用高雅琴递给他的手绢，擦擦汗珠，心里略略安定了一些。他拿起专线电话的听筒。高雅琴从丈夫的神色中，意识到他要对局里下达指示性意见了，焦急地用手捂住听筒：“老鲁！你要……要干什么？”

鲁泓浓眉下的深邃目光，久久地注视着妻子。他没有回答高雅琴的提问，而是用平静的语调提醒她说：“雅琴！我知道你很痛心，但是要知道，我不仅仅是小帆的爸爸，你不仅仅是小帆的妈妈；我们还都是在红旗下宣过誓的共产党员！我是局长，你是局里的医生，我们帽子上不是普通的帽徽，那是国徽，是宪法！难道我们能象‘四人帮’那样，以法徇私吗？雅琴！”

高雅琴的手缓缓地从小帆的听筒上移开了。

鲁泓对着话筒下着简短而明确的命令：“结束鲁小帆在矿山的反省，立即呈报市检察院批准，进行逮捕！”他刚要

放下电话，忽然想起了什么，对着话筒沉雷般地怒吼道：“明天早晨一上班，叫专案组长来见我，他的工作怎么搞的，为什么在材料中漏报鲁小帆？”

高雅琴泪水濛濛地呆立在一旁，她的心，被儿子吞噬了。

“雅琴！坚强一点，啊！”鲁泓抚摸着妻子瘦削的双肩，他找不到更多的安慰她的话。

两滴晶莹的泪花，滚到高雅琴清秀的面颊上。她在想：

“我们刚从狱中出来，儿子的灵魂已被时代的黑手摄走，这个黑手是谁？谁夺走了我日夜思念的儿子？”悲恸象把铁钳一样咬伤了她的心，她猛然回身，抢到书橱前，取下那个带镜框的照片，用沾着又咸又苦泪水的脸颊，贴在冰冷的玻璃上。

鲁泓感到眼圈发潮，但理智在提醒他：“鲁泓啊！你不能这样，娘很快就要从原籍回来了，不能叫她再为孙子伤心！”他虽然这么说着，不知为什么，一星泪花还是淌出眼角，他麻利地用手指拭掉，向肩膀哆嗦着的妻子走去……

二

鲁泓用一切办法开导妻子的时候，鲁小帆被戴上了手铐。一辆吉普车，把他拉进了郊区的矿山公安分局。

他是个结实挺拔的小伙子，宽肩膀，扇面胸，头发乌黑而自然弯曲。远看，他长得和鲁泓一模一样，简直没有一点儿差别；但仔细端量这个身材颇长的年轻人，就会发现这是一个被损害了的灵魂。他还不足二十五岁，鼻孔下已留起了两撇小胡子。这毛茸茸的小胡子，虽然赋予他一种无知青年的特征，但鲁小帆并不完全是一幅小流氓相，脸上仍带着一

点知识分子的气质。他面色苍白，两只眼睛长得很美，美得近乎于女性的眼睛。那眼波中时而流露出忧郁，时而又变成玩世不恭，每当后一种眼神闪烁时，嘴角便自然地出现一丝冷峻的笑意。也许，他一次次眼神的变化，都包括着许多的内容：或者回忆着欢乐的童年，或者记起恶梦一样的折磨，或者是想到了他开“顺风船”的时光……又似乎面对着专政的囚窗，既无恐惧也不怀有希望。这就是历史这把无情的雕刻刀，在这个特殊的年代，真实地雕塑下的一个人物肖像。

倒退上十几年——他的童年，简直象彩霞一样绚丽美好。他落生在祖国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年代，祖国的春阳，照耀着这棵小苗苗成长。那时候他是个文质彬彬的小男孩，头发弯成波浪，两只眼睛象黑宝石一样晶亮闪光。他从小就喜欢用画笔涂涂抹抹，第一幅慧眼童心的处女作，画的是祖国心脏——天安门。接着画下带着小辫子的无轨电车，画下国庆之夜的簇簇礼花；但足以揭示他当时心灵的代表作，要算那幅深秋时节的多孔的老枫树……

当时正是六十年代初期的秋末冬初，鲁小帆还不满十岁。北国虽已是万木凋零黄叶纷飞的时节，但鲁泓院子里那棵老枫树上的枫叶，却象红红的珊瑚跃出海底，镶在老枫树的枝叉之间。鲁泓长期以来，有个洗冷水澡的习惯，这天，他正在枫树下的自来水龙头边洗澡，浑身上下脱得只剩下一条短裤。他忽然感到背上和大腿象有小虫子在爬，一回头，原来是小儿子伸着一双胖乎乎的小手，自上而下地数着他身上的弹痕伤疤。一个、两个……一直数到九个。鲁小帆歪着头，第一次发现爸爸身上还有这么多洞眼，便眨着眼皮奇怪地问：

“爸爸！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鲁泓不顾浑身水湿，把鲁小帆抱起来举得高高的，使劲地摇晃着，然后亲吻着儿子的小脸，直到鲁小帆喊疼了，才把儿子放下来。他对儿子说：“这九个窟窿眼儿，是给你们打江山时，日本鬼子和国民党的子弹，给爸爸身上留的记号！”

鲁小帆还是不住嘴地问道：“妈妈为什么没有？”

“爸爸打日本鬼子的时候，妈妈才和你这么大，还在洋学堂里上学哩！”鲁泓往身上抹着肥皂，笑咪咪地对儿子说。

儿子心疼地摸了摸那九个弹孔伤疤，转身跑了。不多一会儿，他拿来《多孔的老枫树》这幅儿童画，画面上枫叶血红，粗大的躯干上用蓝色的水彩，标出十个洞洞，递给爸爸说：“老枫树上有十个洞孔，你身上再加上一个洞眼，就和老枫树身上洞眼一般多，划等号了！”

把老枫树的洞孔和鲁泓身上的枪眼联想在一起，儿子到底出于无心还是有意？鲁泓没有多想，可是鲁泓发现儿子幼小的心灵上，有着艺术上敏锐的联想。他用镜框把这幅颇引人深思的儿童画装饰起来，挂在自己桌前。他喜欢枫树叶片的殷红颜色，却不愿意身上再加上一个孔洞，九个疤痕对他已经足够了。

但是历史有它自己跳动的脉搏，鲁泓最不愿意的事，终于落到他的头上了。那是一九六六年初冬，文化大革命的狂飚席卷着中国的每一寸土地，来势之猛，速度之疾，如江河决堤，狂涛推着巨澜。鲁泓、高雅琴最初也投身到洪流当中，但时隔不久，当代的“慈禧”伙同林贼，提出怀疑一切、打倒一切的疯狂口号，公检法单位成了他们篡党夺权的

路障，鲁泓和许多老干部一样，成了首先被冲击的对象。刚刚十一岁的鲁小帆，眼巴巴地看着爸爸妈妈被一伙人揪上卡车，在大街上串街游斗。那伙人打着“文攻武卫”的大旗，却不实行“文攻”，而是拳打脚踢，撕头抓脸，还给爸爸妈妈脖子上人挂一块铁牌子：一个写着“黑帮，走资派——鲁泓”，另一个写着“走资派的老婆——高雅琴”。天哪！那细细的铁丝，象刀子一样勒进爸妈的脖子，深陷到肉里边，难道爸妈不疼吗？为什么那群人还在哈哈大笑？他们是人？还是没有心肝的畜牲！鲁小帆从二楼窗口，望着这一片混浊的街市，望着手持长矛大刀格斗的人群，他害怕地哭出声来。

有一天，奶奶搂着孙子，站在这个历史的窗口，忧心忡忡地向街道上观望，游斗鲁泓和高雅琴的广播车，怪叫了两声停在他家门口。鲁小帆似乎看见爸爸妈妈的目光，向这个窗口眺望。他探出半个身子，大声呼喊：“爸爸——妈妈——”话刚出音，就被奶奶一只枯干的手捂住了嘴。多可怕呀！半个多月没见到的爸爸妈妈，面容枯槁，额头嘴角到处挂着缕缕血痕。这群家伙，还揪着爸爸妈妈的头发，想制止爸妈讲话，爸爸仰面对着蓝天高呼：“毛主席万岁——”一个坏家伙，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闪亮的弹簧，塞到爸爸嘴里，血，立刻顺着舌根流出来，漫出嘴角……妈妈挣扎着，大概是抗议他们的野蛮行为，两个大汉，抓住妈妈的头，象拿着一个篮球那样，猛力向卡车车帮上撞。

鲁小帆失声地又喊出来：“爸爸——妈妈——”

一颗子弹打碎了他身旁的玻璃，老奶奶一下把孙子拉下窗口。

从这天起，鲁小帆心里笼罩上一层阴影，他感到早上的彩霞虽然还是那么绚丽，草叶上的露珠虽然还是那么晶莹，窗前老枫树的叶子虽然还是那么殷红；但这一切都不再属于他。他，成了“黑帮”的小崽子，“走资派”的孽种！十几岁的孩子，梦里应当出现的是灿烂的星空，应当是少先队鲜红的队旗，野营的篝火，应当是开花的原野和碧蓝的溪流……但鲁小帆的梦里经常出现的，是一辆接一辆广播车的嘶鸣；工人叔叔一砖一瓦盖起的大楼，在武斗的炮火中倾斜塌落；出现在他梦里的，是爸爸妈妈枯槁的面孔和面孔上的缕缕血痕，他常常被惊吓得从睡梦中醒来。

老奶奶拍着他的肩膀说：“别怕！奶奶在你身边哪！”

“奶奶！”鲁小帆睁着一双恐惧的大眼睛，“我爸爸妈妈真的是走资派吗？”

该怎么回答这小小人儿的问题呢？关于爸妈的出身历史，这些日子老奶奶已经向孙子讲过不知多少遍了，但这个小小人儿似乎并不完全相信；因此老奶奶又不厌其烦地告诉孙子：“爸爸原来是开滦煤矿的一个小煤黑子，日本鬼子侵略中国的时候，扔下刨煤的丁字镐，跑出矿井当了八路，是冀东有名的游击队长——”

“我听过了！”鲁小帆打断奶奶的话，象成年人那样叹一口气，对老奶奶的回答很不满意。

多么漫长的冬夜啊！老奶奶为叫孙子早点入睡，便一边拍着孙子脊梁，一边哼着冀东一带哄婴儿入睡时的古老民歌：

狼来喽，

虎来喽，

马猴背着鼓来喽！
狼寻食，
虎张嘴，
朝着小孩走来喽！……

窗外北风的吼叫，伴着老奶奶低沉沙哑的儿歌声，使冬夜显得更加漫长冷寂；痛苦在啮噬着这一老一少的心。老奶奶想哄孙子睡觉，而鲁小帆却拚命想理解他根本无法理解的问题。一连串问号闪电般在他眼前忽而亮了，忽而熄灭；亮了时，他似乎理解这个家庭；灭了时，他似乎感到这间屋子是个无底的峡谷深渊。要知道，不平静的年月会促使孩子早熟，鲁小帆已经不再是古老儿歌能够哄睡的孩子了。他，已经会用他一双眼睛观察世界、判断世界了。因此，他不听老奶奶忧心的儿歌，还是刨根问底地追问：

“奶奶！为什么那么多人都说他是‘走资派’？咱们门口还贴了一张大字报，说爸妈认了一个叛徒的母亲当亲娘！”

老奶奶哼着的儿歌顿然失声，她太阳穴上如同挨了重重的一拳。孙子问的虽然天真爽直，她却无法承受这致命的打击。好半天，才说出一句话来：“大字报在哪儿？”

“贴在大门上了！”鲁小帆看不见老人沉重的脸色，只管说下去，“上边还写着您不是我爸妈的亲娘，咱们家是一窝黑货，满藤黑瓜，叫您还乡，叫我滚蛋。奶奶，您真不是我的亲奶奶？”

老奶奶声音颤动得象松了的琴弦：“是……真的！”

不能理解老人心情的鲁小帆，不知深浅地追问：“您儿子真是叛徒？”

老奶奶回答不出话来了，她的那颗心在淌血。昔日烽火

连天战场上血的记忆，冀东地区敌我双方犬牙交错的复杂形势，是无法向孙子讲清楚的。多少年来，老奶奶一直把它锁在心底、连鲁泓也不去触动的这段往事，今天被孙子直接提了出来，如同一把利刃在戳她的心。她不愿向他讲这件事，便把孙子搂在怀里，抚摸着鲁小帆柔軟的头发说：“你听！钟都敲过夜里三点了！你先睡觉，过两天奶奶一准细致地对你讲，啊！”

鲁小帆挣脱开奶奶搂抱他的手：“不，奶奶！现在我就要知道。”

奶奶被纠缠得不行，索性回答孙子说：“大字报上写的是真的，我那个儿子是个叛徒。”

这如同一声炸雷，在鲁小帆耳朵旁边炸开了，他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，似乎不相信她的话会是真的。

“小帆——”老奶奶感到孙子突然远离了她，也坐了起来，“你听奶奶说，奶奶可是个革命者——”

鲁小帆深怕再听见一声霹雳，用双手捂住耳朵：“不！我怕！我不听！”他一边说，一边摇头，声音里充满恐慌和不安。在这个小小人儿心里，也和其他孩子没有差别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，在他们眼里都是直线条的。人，只有好人坏人之分，家庭也只有革命和反革命之别。天哪！奶奶竟是个叛徒的母亲，可是爸爸妈妈还口口声声喊娘，我还和这个奶奶住在一张床上，这不是和大字报上写的一模一样吗？泪花不知什么时候爬出鲁小帆的眼角，他感到委屈，继而有点不满，原来一家人都在瞒哄我年小。鲁小帆心灵深处，第一次对这个革命家庭升起了一团疑云。

鲁小帆的细微变化，伤透了老奶奶的心。她无法平静自